

官版
唐鑑

四	漢書門
〇	
二	
九	
五	類
函	
架	
冊	

庫	文	閣	內
五	〇	二	漢
冊	五	五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25
冊數	5 (5)
函號	297 131

五止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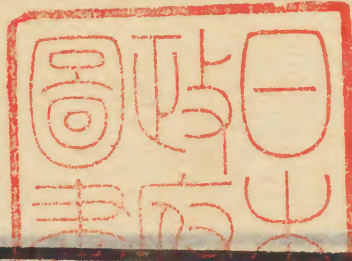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官版見本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子
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
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
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
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
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

淺草文庫

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屏音餅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孟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中一命之寵哉

賢良方正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考官馮宿等見蕢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柰何李邵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蕢乞回所授以旌蕢直不報蕢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蕢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

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前劉向傳賢人在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

有以為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蕢

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爭去聲糾正之任糾與糾同

舉而寘之高位則蕢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

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塞天地選班固賓戲聲而身老巖穴卒不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

淄音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者皆以

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曷使天寶之末建中之

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

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

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

屬疎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
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
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
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
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

夏商天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祀夏

宋殷之後也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

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為他人侮之唯恐同

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也其國未亡

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王室喻本根同姓喻

侯年表高祖子弟同姓而為王者九國推恩分

弟國邑強本榦弱枝葉前諸侯王表周封國八百

同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故自魏晉以後一

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

湮滅祀奠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

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
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
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閣門逢人即殺死
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
鍊舒元輿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
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
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鍊舒元輿李孝
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
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梟許驕切親屬無問親疎

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
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
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
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
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欲除其偏偏與
驅同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
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書

誥元惡大慙矧正典刑而已矣詩大雅尚乃
惟不孝不友

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陞城之間

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

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今置將社稷幾亡

幾僅也非徒無益而愈重禍孟公孫丑非徒

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

不害及國家者也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

不得其術故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

不勝寬憤飲恨而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宦

官及復河湟意果而謀淺文宗以為然大和

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含

元殿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之官

人使無逃者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

達一本作連

驚因曰急矣既扶輦入東閣捕訓黨千餘斬
之宦豎等知事達天子相與怨憤帝懼獨不
語士良等憤怒屢欲廢帝乃於半夜置帝於
一小殿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自是鬱鬱不
樂至棄天下云

設一本有
雖字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

鞠之會什減六七設宴享聲伎盈庭未嘗解顏

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

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

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為凡

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

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偏以清官闈正

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聞於知入是以取敗

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唐本贊仁宗恭儉文雅出於天性及即位

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

行身行去聲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

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孟離婁徒

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近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文宗欲立非常之

功。為高世之主。前武紀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發而不

中。孟公孫丑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中。去聲。危辱如此。自取之也。

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

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

荀王霸篇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是

以治出於一。唐禮樂志。三政無多門。左傳。晉代治出於一。

苟非其才。則退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

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

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

為治其能致會昌之攻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

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畱

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與鶻

同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

支許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

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

須本作頃

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

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須多用儒

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

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

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扈音

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

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

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

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

魏鎮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

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

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橐音高鞬居言切郊迎

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

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

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

息記檀弓小人之愛久也以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

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

因以為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由德

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得其

注邑上脫都字

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

詐咸作敵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

下者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

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

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

他事甲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

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

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

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君心哉。

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或治

宮室，書序好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

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

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

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繫辭：天下之動，貞

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

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

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

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楊君

子簡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下江切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師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號令下軍前者。日有三

約下本有
教字

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

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

不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甲自奮忠義立功名事結乙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畱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

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公孫下：燕可以伐之。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語十四：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語衛靈公云。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

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
 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抉擿細微以驚服其群臣小
 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
 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與
共天職也
 譬如廉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
 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以為大故孟離婁惠而不知為政特一
 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

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
 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
 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
 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龜長等佑之即手
 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疇咨
又曰咨四岳舜典
 舜曰咨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而後用久既以
 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聲亦有
 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

此為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前蕭何傳何對呂后曰知臣莫若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

異一本作三

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荀解蔽篇天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記王制云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記王制云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寢遠異端競起孟序異由秦漢以來乃有神僊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前漢書郊祀志武帝求神仙之類云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

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唐本紀武宗躬受道

家之錄服藥以求長生王崇曰方士云云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之帝曰召以語養生之

術耳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

夭其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

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

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

足以語學矣而况可為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

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

得一本無

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

閭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得

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

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

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濡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

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爾交修子罔子棄所以勤於德也

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

胥史也遇待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

心一本有實字

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
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
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
知矣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鄆音居十

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為

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

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疽子八月

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

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
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
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
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
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實謂宗實曰聖人
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
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
故事增入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帝
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

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

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當

之並去聲仍更名灌灌更平聲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

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絢攝冢宰語八尺之孤託必求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伊尹相太甲周公聖人不

天下之忠賢伊周相成王皆少主聖人不可

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

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上年老寵姬鈞

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惟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使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賜光後上病

篤光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

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日音密磾音低其可謂難

也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

官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一月乙亥無詭立乃棺之又見

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之宣宗不能早立太

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

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

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

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

以察為明，無復仁恩。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

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上並

註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書多士云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

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

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

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孫丑：天時

不如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

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

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閭

左戍漢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

至，斬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

期，法斬勝廣，乃謀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乃入據陳勝自立為王，項謂項羽自立為西

楚霸王，共攻秦，閭左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

左者一切發之。五嶺大漢初呂后欲誅趙佗。

士卒不能踰嶺。史：南越王趙佗傳：言后遣將

士卒大疫，兵不能踰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

巴蜀罪人等放棄之。同上。元鼎五年，使下馳義

兵，下詳何江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

遂滅南越，以為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定越

合浦交趾九真日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

南珠崖儋耳郡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

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賈捐之以光武遣

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

注南蠻傳下
一本多玄宗
詔以兵定六
字而無云字

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

後馬援傳交

反略嶺外十余城，便自立為王。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開道千餘里。

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之，斬徵側，傳首洛陽。其難也如是。唐太

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

唐馮

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發江淮甲卒將討之，徵諫曰：天下初定，創業未復，且

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喻

盜，盎遣智載入侍。帝曰：明皇之末，李宓敗於

雲南，死者二十萬。

唐南蠻傳云：南詔楊國忠

討之，涉海而疲死，宓敗於大和城，死者什八。自是以後，南詔盛彊。

東方本作
東行

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

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

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士卒厲死，亡命為盜，可為痛心。

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

於徐方之餘。

上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

倡伐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唐室之衰，官

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

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

之亡，蠻夷嘗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

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內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易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

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澇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惺帘亦音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本德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嘗不肖也德宗不肖而暴天意
人以此指
內於時
宗故食
孤孤
引思與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二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
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
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
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
於帝每見常自備米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
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
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

米一作果

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
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

宗始委以禁兵

唐宦者傳德宗懲艾濮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

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

文宗以後天

子由其所立

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王崇曰陳弘

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立宣宗王宗實立懿宗劉行深立僖宗

楊復恭立昭宗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

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

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
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
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
至數萬寃向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
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
任平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
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書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又曰降監商民用又讎斂予及汝皆亡害喪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剥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行曰商坐曰賈賈音古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下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任少師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紀王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蒙弱閹尹

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遜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為仁乎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入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楊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揚寡見云先王惠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况君為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孟滕文公上有好下

必有甚焉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云豈弟樂而易也夫為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其愛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

外下本有
臣字

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
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
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
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
召宰相不謀羣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
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
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
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

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
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
司戶遣人沈於碁願津碁音聞者氣塞而不敢
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
僖宗播越幾於亡矣幾音機而諫爭之職猶
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
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未如之何矣昭圖豈
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

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干旄詩：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國家，苟上下否隔，易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擊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俘音日

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

從罔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為俘馘，而上不知之，其為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虞王師也。虞度先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為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狡音絞異日必為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度徒各反帝累遣楊復恭等

諭旨稱吾深知卿寃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瞻彼洛矣詩辨是非枉直語曰舉直當其所當去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去分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

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疆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

味復欲為疆，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

有越厥志。

書泰誓云

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

書皋陶謨

天討有罪，五刑用哉。

王者之於天下，懲勸。

前賈誼傳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音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攷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

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

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

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

以一作已

唐亡之兆亦以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

乎彗孛字

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

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

孟離婁上離則不祥莫大

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
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

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河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

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

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已者覘癡廉切輒

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

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

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

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

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

臣間音諫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

求下本有
數字

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於李克用。克用方惡朝廷，不罪朱全忠。攻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攻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攻劫。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攻之。為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書曰：怨不在天，亦不在小。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長丁丈切。下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唐楊復恭傳：復恭定策立昭宗。李茂真上復恭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柰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又見下。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

卷昭宗紀

唐書卷三十二

十

一已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

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相去私聲謂詔使曰使去聲下同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七反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

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僂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揆為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

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訟寃，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濬為岳鄂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見上卷注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遠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

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為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秦和扁鵲古之善醫者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將起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

一本犯圍下有起字將下起字無

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
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
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
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
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繫辭子曰勞而不
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也至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
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夫無功
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夫無功
猶不可長也况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

無注而字本

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宦人而故
臣曰刑至與天子為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
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
豈不足為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
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
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
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
以為然八月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

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况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平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

廷社稷始爲中姦臣賣弄終爲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已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

已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孟

孫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杜絕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道

弼景務脩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
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
 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
音偓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
 數人明日辰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
 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
 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
 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
 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

圍下本有
 之字

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
 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
 驚官家有事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
 太子監國陛下保頤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
 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官家趣依軍容語官
 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
 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師虔將
 兵圍宬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

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
王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
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爲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
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
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
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
乃與董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
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

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
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
爲左右中尉，表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
謀。昭宗不能因天下離疾之心，窮治逆黨，以
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將相並去聲而以亂
易亂。復任宦者，旣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
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
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

百本作有

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王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為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譁訴胤減損冬衣帝

罪下本有
人字

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

洛陽求傳禪。音善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卽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食。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

五百。茂貞儲待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潰松栝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會議。與朱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左右軍中尉。

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
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
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人甲
子帝幸全忠營已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
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
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
詔所在捕誅之止畱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灑埽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
詔命皆以官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

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裔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愆
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
裔結朱全忠各倚彊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
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裔召全
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
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爲將來
之永鑒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幽魯之亂將盡勅中官對全燕黨李茂貞而
以歸胤乘機六軍十二論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四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

唐紀卷三十四
一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泂
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
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
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
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
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
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
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
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

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
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
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
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
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
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
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
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憇於
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

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預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俟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嚙中指流血。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茂貞等移檄往

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

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暉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

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

史周紀：平王立，東遷于維維，辟辟戎寇。平王之

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

由方伯。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皆

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

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為

藩扞，使太原之勢嘗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

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

用叛，張濬傳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

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

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

爾，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

書請罪，即日罷濬。司馬光資治通鑑：光曰：「昭宗始則張濬覆車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朝廷

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爲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

傳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爲太常卿樞以爲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勲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怏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

爲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刺史陸扈王溥趙崇王贊皆爲司戶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達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樞損遠爲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久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並見言行錄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

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
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
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
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
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
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
君父。旣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
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
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

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
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
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
疑之過也。曩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
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
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
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
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去聲進
不由其道矣。孟滕文公惡乃欲上不失賊臣

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離婁云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嫉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焚其尸令殷殷衡弒太后追廢為庶人斬璨於上東門轅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

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盡心云三代以後蓋

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

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天子數年不免其

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身易一族之

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

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

祀如梁朱溫二主為後唐滅晉石敬瑭二主為契丹滅漢劉知遠二主為後周滅之類

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書大禹謨云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

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書畢命惟周公左

比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

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商

俗靡靡利口惟賢餘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

風未殄公其念哉甚矣汚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天寶元宗其人安於悖逆

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蠻夷傳荒

不逮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

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梁之亡

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

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

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淪於左衽左衽蠻夷之俗豈

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

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

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

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禪音善以楊涉為押傳國

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

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姦險趨利賣國與盜惟以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綬璽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習歟

前賈誼傳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年九十年三百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

不養士之廉恥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于梁梁封帝為濟陰王明年為所弑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

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入者勤

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

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

心服也力不能勝也

孟公孫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能贍也

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

亂而代之以寬

書微子之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三代

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

分而為三

謂魏蜀吳

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為盜賊而已矣言之

可醜

墻有茨詩不可道也

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

故舉其大略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

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

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高宗崩武后稱

制號天后高宗贊武氏之亂唐之宗黨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

治遺德餘烈在人者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

未遠而幾於遂絕睿宗紀景雲元年

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八月壬午韋皇后開元之

弒中宗矯遺詔自立為皇太后庚子

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

稱上本有可字

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

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于蜀郡肅宗以後無

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元和憲宗年號共十

年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

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大記

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而唐

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

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偏迫也音善此其閭

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

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雄曰。前

楊雄字子雲

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

唐室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

太祖皇帝。順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

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詩商頌云繼以

太宗文治。記祭義文。王以為治。

四宗守成。百有餘年。太平。見鷲詩。太平之君子。持盈守成。雖三

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

本作太平。百有餘年。

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

則家道正。而人倫明。易家人卦。夫夫婦婦。而

孟滕文公。人倫明於上。

其養民也。仁。其奉已也。儉。德澤

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

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

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

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群生。前董仲舒。武帝制策。德澤洋溢。施于

方外。延及群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為優。夫唐

事已如彼。

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

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

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書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四

天保十年刊
嘉永六年重刊

五十八枚

